

历史的影响与 推动因素

陈艺宁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历史的影响与推动因素

陈艺宁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历史的影响与推动因素 / 陈艺宁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112-9412-8

I. ①历... II. ①陈... III. ①史学—研究IV. ②KO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4205 号

历史的影响与推动因素

著 者: 陈艺宁

策 划: 江 亮

责任编辑: 刘景峰

封面设计: 陈敏宁

责任校对: 李新钊

责任印制: 陈 峰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3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19571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yangna@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武汉楚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武汉楚风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98 千字

印 张: 4.5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9412-8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第一章 历史概述

第一节 历史的定义	3
第二节 历史的特征	21
第三节 历史的价值	25
第四节 历史学的性质	28

第二章 西方历史

第一节 西方历史发展的主要时期	34
第二节 西方史学发展的大致历程	40
第三节 西方科技发展史	48
第四节 西方的历史与政治关系	50
第五节 西方史学流派	55

第三章 中国历史

第一节 中国历史概述	63
第二节 中国历史常识大全	74
第三节 中国历史的阶段性特征	81

第四章 中西方历史的比较研究

第一节 中西方历史比较	97
第二节 东西方历史的相似	114
第三节 中西方历史发展的差异性	117

第五章 历史的影响与推动因素

第一节 历史对当今世界的影响	123
第二节 世界历史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127
第三节 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	131
第四节 世界历史对中的发展的借鉴作用	134

目录

第一章 历史概述

第一节 历史的定义	3
第二节 历史的特征	21
第三节 历史的价值	25
第四节 历史学的性质	28

第二章 西方历史

第一节 西方历史发展的主要时期	34
第二节 西方史学发展的大致历程	40
第三节 西方科技发展史	48
第四节 西方的历史与政治关系	50
第五节 西方史学流派	55

第三章 中国历史

第一节 中国历史概述	63
第二节 中国历史常识大全	74
第三节 中国历史的阶段性特征	81

第四章 中西方历史的比较研究

第一节 中西方历史比较	97
第二节 东西方历史的相似	114
第三节 中西方历史发展的差异性	117

第五章 历史的影响与推动因素

第一节 历史对当今世界的影响	123
第二节 世界历史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127
第三节 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	131
第四节 世界历史对中的发展的借鉴作用	134

第一章 历史概述

第一节 历史的定义

“弱肉强食”这一丛林法则，自古就在人间上演。羸弱，必将招来贪婪的强盗；哀求，必将换来更大的耻辱。只有成为雄狮，才能震慑凶恶的豺狼；只有拿起刀枪，才能赶跑呲牙的侵略者。

历史，一是指过去事实的记载；二是指已过去的事实；三是指经历，底细；四是指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进程，沿革，来历；五是指以过去的经历和事迹的痕迹；六是指历史学科。是专门帮助人们研究过去史实，推测未来的学科。唐太宗曾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历史可提供今人理解过去，作为未来行事的参考依据。

何谓历史？在常人的眼中，历史学家都是研究故纸堆的，过去了的事情，你研究得再好，也是“事后诸葛亮”，无补于当今现实。所以历史往往被人们视为史料的堆积，记忆的碎片，虽然有助于人们获得某种历史的“教训”，其实却很少有人吸取这种教训，因为人人知道历史是不可重复的，一次性的，再多的教训也挡不住现实利益的诱惑和“再试一次”的渴望。在这种理解之下，对历史是不能作假设的，以往的历史毫无意义。或者顶多有点修辞学上的意义，为了说明今天不好说的某事，而拿历史上的某事来比附，这就是“影射史学”。

什么是历史？这是一个既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给历史下定义，就好比给文化下定义，可以有五花八门的说法。

英国诗人雪莱曾这样写道：“历史，是刻在时间记忆上的一首回旋诗。”是的，关于历史似乎永远没有一个完美的定义，而大家

所能公认的，也许就只有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已。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我本人是经常意识到有必要降低胜利者宣传的必要性。”此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太过于情绪化，失之偏颇。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这种说法，与荷兰历史学家盖尔（Pieter Geyl）所说“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同样不失机智与精辟。卡尔如此解释他的观点：只有借助于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在。此话言之有理，蕴含着相当深刻的哲学思辨，但作为历史的定义，似乎不能令人满意。

“历史”一词来自希腊文 *historia*，原意为探寻、调查、打听，引申为打听来的情况，以及对这种情况的如实叙述。在西语中，它主要是“历史学”、“历史叙述”的含义。不过德语还有一个本土的词 *Geschichte*，也是“历史”的意思，但它来自动词 *geschehen*（发生、出现），名词形式为 *Geschehen*，意为“（发生的）事件”。所以西方的“历史”有一种字面上的分歧，一是指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再就是作为一连串事件的历史过程。一个是客观发生的事实，一个则是对这事实的主观描述。

然而，在近代以前，西方人对历史的理解基本上都是主观描述性的，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过去了的事情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只有对它的描述还具有某种意义，能够把过去一次性发生的事情记录在文字中，问题只在于这种记录是否全面，是否真实无误。历史就是历史知识。

在古代希腊人那里，一般说只有永恒不变的东西才能成为“知识”，一次性发生的、变动不居的东西则只能是“意见”。虽然在最早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里力图将那些流逝了的事件也当作研究的对象，但这种研究只限于确定经验事实，这些经验事实唯一的最终证据就在于目击者的叙述。

亚里士多德甚至把诗的认识功能提升到历史之上，他认为诗比历史更富哲学性，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可能的和带普遍性必然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这样理解的历史学，只能成为所谓

的“历史编纂学”，即按照所搜集到的资料的时间顺序对史料加以编排，属于黑格尔所谓“原始的历史”。

但即算如此，古希腊历史学毕竟确立起了与一般自然知识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它不研究自然界，只研究人类所经历过的事情，带有目的性和主观意图的事件。凡是用人的意图解释不了或者抗拒不了的，就被归之于不可知的“命运”。

西方中世纪基督教则将历史中这种目的性和不可知的命运都归于上帝的意志，在这里，命运不再是盲目的了，而是上帝的目的。历史在《圣经》中成为了一个有开端和结局的过程，开端就是“创世纪”和亚当夏娃的堕落，结局就是最终的审判和得救。中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在每一桩人类事件中都看出神的意图来。

这种解释将一种新的要素加入到了历史之中，这就是对历史的一种整体观。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学缺乏整体观，历史被看成过去事实的偶然堆积或道听途说的讲述；中世纪的历史学则借助于对上帝的信仰而建立起了整体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可以跨越过去和当前的经验事实而延伸到对未来的信念。

基督教的历史观不是就事论事的历史观，而是瞻前顾后的历史观，由于有一个原则即神

意贯穿其中，所以历史被看作一开始就在为大结局作准备的过程，因而是一个有“方向性”的发展过程。据此，历史开始被按照一个原则划分为一些“阶段”，如圣父、圣子、圣灵时期，这些阶段都通往一个终极的目的。

在这里最有意义的是，未来被历史学考虑进来了。这就使历史学具有了激发实践行为的作用，它不再只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死的知识，而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一种把这理想付诸实现的行动指南。但毕竟，这还只是一种偶然的“启示”，它不是一种客观规律，而只是对一种神意的领悟和信仰。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人摆脱了这种神意的绝对统治，而试图把人类历史看作一种客观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卢梭和休谟都谈到过，我们从牛顿以来对自然的知识已经把握得十分精确了，而对于人自身的知识却还一无所知。他们都尝试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转用到人性方面来。但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模仿。

卢梭并不相信他自己所描述的人类历史就是客观发生的真实事件，休谟则从彻底的经验主义和不可知论出发，认为心灵的本质和外界物体的本质是我们所不认识的。他们都对人类历史本身客观上究竟如何、有无规律性缺乏理论兴趣。真正像自然科学那样把历史当作一种客观过程来把握其规律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批哲学家们。

康德对人类历史的合目的性发展进行了一种猜测，只不过在他心目中，这种历史目的论眼光并不是对自然或历史事物本身的一种认识，而只是我们人类的一种解释，我们是由于自己具有道德目的才把整个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看作有目的的，类似于戴着人类道德的有色眼镜看世界。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这种有色眼镜，从科学的客观眼光看，人类社会历史就完全是一片自然界混乱的弱肉强食，不可能有什么最终的目的，也不会有进步这回事了。

他的学生赫尔德在这方面与他不同。赫尔德在其著名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一书中把人类历史发展当作一种客观的自然规律来研究，在历史学的客观化、科学化道路上做出了开拓。他的后继者如费希特、谢林，特别是黑格尔，则把自然和人类历史置于一个大历史的两个不同阶段上来考察，从而把两者的关系理顺了。

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本身没有历史，但它是人类历史的准备；当自然界发展出人类社会，世界历史就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或进步；在这种进步中，自然界仍然发挥着它自身的作用，但已经受到背后“理性的狡计”的支配：人的恶劣的情欲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杠杆。

黑格尔的历史是精神史，是上帝、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过程，而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就是绝对精神本身。这里面显然有基督教神学史观的影子，只不过黑格尔的神是理性神，这使他的历史观具有了客观规律和“科学”的外表。但他的历史三阶段即东方、希腊罗马和日耳曼世界并没有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余地，到了他这里，一切都已经是原则上现成的、不再发展的了。

黑格尔的后继者马克思打破了这种停滞不前的历史观，对未来的重视是马克思历史观的一个根本性的致思方向，在他看来，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致力于解释已有的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正是由于“改变世界”这一未来的历史维度，马克思对于已有世界的

解释也就与以往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有了根本的不同。

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反思性的，不是从一个起点开始顺次解释后来的事件，而是由后来所达到的阶段反过来解释前面的阶段，甚至由未来将要达到的阶段来解释现在的阶段，这就是他所谓“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这一颠倒命题的真义。

这种历史观是本质的历史观，按照辩证法的理解，前一阶段事物的本质总是在历史发展过程的最后一阶段才能显露出来，而历史过程的终点永远在向未来延伸。所以，人类虽然是由自然界中产生出来的，但自然界的历史意义却要由人来赋予。

另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马克思的历史观公开地是人本主义的，他是以人的本质而不是神的本质作为贯穿整个历史的原则，这也是他与黑格尔的主要区别。他说：“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第三个特点则是赋予了历史以普遍的方法论的含义。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那么，“历史”一词就不再只是一个区分不同学科的限定词，而是描述一切科学的一个普遍性质的概念。

历史科学打通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马克思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这门科学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它的方法就不仅仅是一种认识方法，而且是一种在实践中能动地推进世界历史的方法。

但到了现代和当代哲学，历史的统一体重新产生了分裂。英国哲学家沃尔什在其《历史哲学导论》中就把历史分为两种，一种是“分析的历史”，把历史归结为对历史的认识，最终归结为对认识工具即概念和语言的“批判”；另一种是“思辨的历史”，把历史学的人文意义寄托于每个人不同的“视角”之上，提出了历史哲学中的“视角主义”，历史哲学成了一种相对主义的趣味，历史成了

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现代历史哲学的另一条脉络体现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是从“艺术经验”入手而进入到历史学的语境中来的，艺术经验是一切科学的基础，首先是“精神科学”特别是历史学的基础。历史像艺术创造一样富有自由的个性。

他发挥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反思，认为不但历史中后面的阶段显露了前面阶段的本质，而且历史学唯一合理的方法就是由解释者的“前见”去解读历史文本。所谓前见就是现代人的“期待视野”，你想在历史中看出什么，你就会在历史中看到什么。

但也有客观性，因为古代人也曾经是自由的“现代人”，所以整个历史就是一系列期待视野不断交织融合的过程，而研究历史的关键就在于今天的研究者必须和古人“对话”，以寻求某种“视野融合”。

由此所形成的历史线索是有一定方向性的，它的最终的方向就是人性的自由舒展。但伽达默尔过分注重了历史中现代人与古代传统的关联，而忽视了历史与未来的关联，忽视了人的自由创造所导致的传统基因的革命性“突变”，遭到哈贝马斯的批评。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的争论表现了个体和整体之间的“解释学循环”，它导致了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决定论之间的矛盾冲突。

不过我倒真的不希望有一天真的有什么所谓的历史的科学定义出现，在我眼里，历史永远是鲜活的，是具有生命力的，我们不应该用死气沉沉的公式去束缚它。

于是，只能求助于学究式的定义。《大英百科全书》（1980年版）说：“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指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这个定义说明了历史与历史学的联系与区别，无疑是正确的。

在古希腊文中，“历史”最初的含义是询问或调查，后来引申为“作为询问结果而获取的知识”，显然这是上述定义中的第二含义。比利时历史学家皮朗（Henri Pirenne）说：“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发展”，把历史的双重含义包含在一起，

“人类社会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发展”指的是历史自身，而对“人类社会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发展”的描述、研究，便是历史学。历史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可以说自从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便有了历史学。商朝甲骨文中就有“史”字，其字形仿佛人手握笔记事。这个“史”，就是商朝专门掌管祭祀和记事的官员，即所谓的史官。以后，西周时的太史、内史，春秋时的外史、左史、南史，都是专掌记事的史官，正如《礼记·玉藻》所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史官们为后人留下了历史记录或历史著作。孔子说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本意就是说他一生只想整理历史而不创作，《诗》、《书》、《礼》、《乐》、《易》、《春秋》，便是孔子学习和整理历史的产物，也是孔门讲学的教材。其中最具历史学意味的著作当推《春秋》，他是孔子依据当时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一本春秋时代的编年史，成为后世编年史的滥觞。当《春秋》由“史”升格为“经”以后，又派生出注释《春秋》的“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大大丰富了这部春秋时代编年史的内涵。

两汉时司马迁所写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出现后，中国的历史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史学成为显学，蔚为大观。从此连绵不绝，留下了号称“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其规模之宏大，品种之丰富，卷帙之浩繁，衔接之紧密，在世界文明史上绝无仅有。每个中国人应该为此而感到庆幸和荣耀。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当代中国，历史学受到了空前的冷落，社会上出现了轻视与鄙薄历史的风气。在“高考指挥棒”的影响下，中学教育中，历史更已成为一门不被重视的课程。大学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以复旦大学论，只有文史哲三系有中国历史课程，其他各系均付阙如，这与半个世纪前，中国通史是大学一年级（不分文理科）必修课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难道随着科学技术现代化，人们就可以不必学历史了？非也！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在新闻传媒（报刊、广播、电视等）中，缺乏历史素养的知识性错误比比皆是，已经成了有识之士无法容忍的“公害”。沪上一家大报，竟然堂而皇之误导读者：北宋的徽宗、钦宗死于漠北，实在令人惊诧莫名！徽钦二帝的死地五国城，即今

黑龙江依兰县，与“漠北”（蒙古）风马牛不相及。一些政府官员、企事业负责人出于对历史的轻视或无知，已经或正在制造一次又一次“建设性破坏”，毫无顾忌地拆毁、摧残文物古迹、近代优秀建筑。作家冯骥才十分感慨地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我们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文化遗存，正经历着一场大规模的一次性破坏，这种破坏与‘文革’中不一样，‘文革’时是当作‘坏’的东西恶狠狠地破坏，现在是当作‘旧’的东西，用新的、更美好的东西替代，是乐呵呵地破坏。”（《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11期）轻视历史所带来的恶果，或者说是对社会的一种惩罚，现在已经屡见不鲜了。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度里，轻视历史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更加使人感到忧患的是，大批在外国大学留学的中国学子，当外国学者与之谈起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时，居然一问三不知。“数典忘祖”在这批未来的学界精英身上，已经不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一个严酷的现实。这种不正常状况，难道还不值得有关方面深刻反省吗？

1996年5月16日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上发言：“爱国需要历史。无论是学习社会科学的，学习自然科学的，都应该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鲁迅《华盖集》）学习和了解历史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光明日报》1996年5月21日）一位主管科学技术的政府高级官员能说出如此这般至理名言，是难能可贵的。宋健为了论证他的观点，特地引用西方记者坦普勒(Robert K. Temple)写的《中国——发现与发明之邦》中一段振聋发聩的话。大意是，李约瑟（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的研究解开了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未曾知晓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迷惘，当代世界文明是由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综合而成的。当17世纪西方传教士向中国皇帝敬献钟表时，中国人感到惊奇；殊不知最早发明机械表的正是中国人自己。欧洲的农业、造船、采油、多级火箭、大炮、降落伞、造酒、造纸、印刷、象棋、蒸汽机原理、天文学、十进制数学、算盘等，都是文艺复兴以来从中国进口的。没有中国的造船技术，指南针和其他发明，欧洲17世纪以来的各种发明创造和产生革命都根本不可能产生，也不会有英国骑士时代和殖民帝国时代。

历史究竟是什么，历史有哪些作用，我想就这两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感想。

1、存疑与独立精神

胡适说：“历史就像一个小姑娘，你爱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

回首历史，我们头脑中涌现最多的不是古老遗迹的断壁残垣，而更多的是美妙飘逸的神话和厚重朴实的文献。历史是一群鲜活的生命演绎的鲜活的故事，可冰冷的竹简、泥板、古书不是，谁能证明它们的严谨与真实呢。鲁西奇教授题为“记忆、回忆、追忆”的文章对此有着精妙的论述。诚哉斯言，当我们拿着手中的史料时，是不是应该始终存着一种怀疑与探索的态度呢？由此又可知，既然那些所谓最原始的文献都值得怀疑，那么我们还有必要去盲从那些所谓的主流思想与历史大家吗，当然不需要，我们所需要凭借的只是自己的头脑和独立自主、自由思考的精神。

2、“历史主要是记录在纸上的过去发生的对当时现在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及借由这些事情变得高大渺小的人物，同时历史更应该是那些无法出现在纸上的群体和他们生活的印迹”

青史留名，古今中外皆如此。史书只是一部政治史，它所记载的，只有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只有王侯将相、风流才子。

3、经世致用，历史是将过去和现在深刻联系在一起的一门学科。

它有自身的学科体系和广泛的包容性，时间上纵横古今，空间上囊括中外。历史，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空间——时间的坐标系上的一条起伏涨落不定的曲线，印证着人类经历过的动态轨迹。回首历史，真是感慨万千，使人情不自禁地领悟到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受，更让人产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

历史的内容决定了有很大一部分人会对它产生兴趣，因为人类有一股超越死亡的好奇欲；但只有少数一部分人会继续对历史做更深层次的领悟，因为这条路上荆棘遍地而且路途长远；最后只

有这部分人中的极少的一部分精英分子才能自由运用历史，发挥历史对人的功效，为自己建功丰功伟绩并惠于他人，将自己变为后来人的历史，因为这除了自身的条件外，最重要的是能够创造机遇！这也是人们之间落差的重要因素。

历史对人的作用就是如此玄妙，关键就是你否领悟它所提供的信息。唐太宗纵观历史慨叹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马克思研究历史发掘出人类社会的演变规律；而作为普通大众也有读史可以明智的意识。

在我看来历史对人的功能有三点：在向你展示它被记录下来的方式中，告诉你要有主角意识；在向你展现一件件事件时，教会你要随时准备从已有经验中打破旧思想的牢笼，发现新的思想；在一个较完整的进程中，给你精神的寄托、慰藉和鼓励。

一、主角意识

历史之所以为历史，应该是作为历史主体的平民大众的历史，可是非常遗憾历史这个巨大华丽的舞台上，闪耀的明星永远是那些完成自我有所成就的人，而普通大众只是默默的坐在观众席上注视着，“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谯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沉默彰显着喧哗，而且有时不得不在台上的要求下打破沉默来应和这一片欢天喜地！终于有人不愿意再保持沉默，内心的激情澎湃，对台上人的殷羡，对功名利禄的向往，对周遭同伴悲哀命运的慈悲，总之不论何种原因，他们奋起攻击要求自己的演出。不论成功与否，当他们勇敢地观众席上站起来的那一瞬间，他们已经在开始表演自我！其实主人是公平的，他并没有将人们区分为观众和主角，只是一开始当我们中的精英分子在舞台上精彩演出的时候，名利欲驱使他们擅自定下种种规矩来限制他人的表演，并依靠他们卓越的智慧巧妙地掩饰起不可告人的目的，软硬兼施地麻木其余人，让他们只唯唯诺诺而已！主人也是公正的，他不会干预这一切，因为他深知这是我们自身的事情。上天给予我们生命的那一刻，我们便拥有了诸多权利，当我们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它的抽象实体——社会便将我们的权利重新洗